

名家名著 23

迷音盲曲

■原 著 柯萊亞·羅瑞瑪

■譯 者 王安辰

■發行人 蔡浪涯

■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

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十四號七樓

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

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

■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

■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■每冊定價五十元

※本書已向內政部申請譯作權

如有損害權益情事嚴究到底



迷音盲曲

B 名家·名著 ²³
Best of best

柯萊亞·羅瑞瑪 著

王 安 辰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名家名著 23

迷音盲曲

柯

王



維瑞瑪 著

辰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關於「名家名著」

自從「名家名著」推出以來，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，其中有批評、有鼓勵、也有建議。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，因此，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，在每次出書時，都依其作適當的調整。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；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，如此可免封面破損、污穢。此外，自選書的態度、譯筆之精進，以至封面之設計、書籍之包裝，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。

當然，我們仍有不少缺點，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，每回劃撥購書，常得等等再等，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。其實主要的原因是，劃撥讀者過多，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，有時要耽擱四、五天，這一點，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。不過，書一定會寄出，請讀者信任我們。此外，校訂上偶有訛誤，這也是我們的疏忽，我們會盡力改正。

我們從一開始，便強調書不論中西，作者亦不論中外，只要作者盡心，作品內容精彩、情節緊湊，就合乎「名家名著」的要求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，已有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，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，但我們有此計劃，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，能主動與我們聯絡，以便決定可否有創

作品出現於「名家名著」中。

出書之難，主要是在選書，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，認為的確精彩，有介紹的必要，才敢決定出版。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，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。我們希望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範圍能夠擴大，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，西洋的作品，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，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，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，俾更符合「名家名著」的名稱。

「名家名著」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，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，因着讀者的愛護而滋長，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！

譯序

命運是一件最奇妙的東西，它能觸發一件極其微小的事，而在當事人不知不覺下，改變人一生的際遇，其輕易，精巧，往往令人神迷，也令人驚嘆。

洛娜是一個英國護士，到義大利旅遊，在弗羅倫斯一家古董店中，不期然救起一位貴族夫人，而又因機緣湊巧——或者說是命運安排也可以——闖進了愛爾巴莊園——一幢庭院深深的百年巨宅。

乍進莊園，她為那古老、豪華、肅穆的氣派所震懾，愛爾巴家中的成員——老夫人、一對兄弟、一個媳婦——更令她好奇。尤其作哥哥的杜曼尼可善良而儒雅，却又過着漆黑一片的失明日子，使她竟然不捨得離去；加上接二連三的「意外」發生，似乎目標皆直指杜曼尼可，憐愛之情油然而生，她禁不住要懷疑，要追究。經過各種波折，終於找出原因，也發現驕傲的愛爾巴家族竟有一頁不光榮的歷史。

作者以一個令人好奇的序幕開端，點出家中標大權的老夫人之高傲，以及杜曼尼可之正直，並為愛爾巴家族的昔日境遇作一交待，以與書後的描述前後呼應。而

作者有意讓讀者在衆多的「嫌疑人物」中陷入迷陣，因此，隨著情節的演變，那愛慕大伯的海倫，縱情聲色的保羅，凜然不可侵的老夫人，甚至仁慈的老奶娘，忠心耿耿的男秘書……全部沾染上神秘的色彩，教人無從捉摸。

作者筆調連貫，整篇故事一氣呵成，鮮少拖泥帶水，人物對白也很傳神，總之，極具故事性。

序 幕

一九四三年十月

那幢白色巨宅位於一條柏樹大道的盡頭，隱隱約約，寂靜無聲。一個老園丁正掃去石階上的落葉，房子四周的草坪未加修剪，經過長夏的炙烤，草葉枯黃，需要澆水。枯萎的落花爲花床着上眩目的色彩。一度華廈，却因人的疏忽，落得野草雜生，樹籬蓬亂，然而它却對滿目的瘡夷既不感寒值也不羞愧，只靜靜地在十月天下午逼人陽光中沈睡着。草坪和樹籬盡頭有片棕色的湖，湖水在陽光下蒸騰，兩隻白天鵝悠遊自在地滑過泥濘的湖面，湖水盪漾着。

屋內同樣闐寂，大門內一個男人坐在一張破了的紅色皮椅上，一把舊槍橫過膝頭，頭不斷點着，在這寂靜和悶熱的遲滯中一次次喚醒自己。大廳空蕩蕩的，牆上的石灰成片地剝落，將磨得差不多的地毯上洒下大片白灰。一個女人唱着一首義大利悼歌。

歌聲既終，可以聽到一隻大黃蜂低沈的嗡嗡聲，牠在尋找去到太陽下的出路，不規律地飛上了樓梯，在畫廊一排畫像的頭一幅上停了一會兒，而後消失在一束從小窗中射進的光線中。

畫廊後一扇門微微開着，門內有位老婦跪在祈禱臺前，雙手交握著。房中空無一物，有如修女住的小室，僅有的傢俱也寒酸可憐，被使用得差不多了。一個小男孩背對老婦，正往外面樓下

的花園看去。

小男孩眼光盯在一座立着的淺石盤形水池上，水池中間有一匹大銅馬，昂首藍色的義大利天空，銅馬口中本該有泉水流動的，現在却沒有。小男孩下顎倚着窗沿，輕輕嘆了口氣。

另一個房裏傳來一陣嬰兒微弱的哭聲。小男孩極力不打攪到祈禱的老婦，走到樓梯口，在畫廊中來回瀏覽，用那雙灰色大眼瞧着頭上那些人像畫。走到最後一幅畫像前，他像個軍人般的立正，朝畫中那着灰色軍官制服的男人行了一個禮，然後轉身打開房門，使嬰兒的哭聲完全傾洩到靜寂中。

一位年輕女人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赭色的秀髮披散到肩頭，眼睛注視着一個矮胖的奶娘正在給哭泣的嬰兒餵奶。嬰兒打了個嗝，止住了哭聲，奶娘的藍眼與作母親的黑眼四目相接，兩個人都笑了。

「媽媽，德國人會來嗎？」從走廊進去的小男孩問道。

兩張臉轉向他，笑容變成憂懼。奶娘將嬰兒放回小床，將小男孩擁到身邊，他的黑髮倚在那漿過的雪白圍裙上。

「別怕！有老波妮在，誰也傷不了你！」她用英語說道。

小男孩却掙脫了她，頭驕傲地抬起。

「我才不怕！」他仍用英文說道。其中只有一點點他本國語義大利腔。

說完他又走出房，沿着畫廊走回祖母房裏，繼續站在窗口的姿勢。老祖母既不看他處，也不停止祈禱，直到小男孩突然間叫道：

「奶奶快看——他們來了！」

老婦人極不自然地站起來，到窗邊同小男孩一起望着一小列軍人朝房子走來。長統馬靴踏在碎石道上的聲音，彷彿是對午后沈靜的攻擊，軍隊愈近，聲音愈大。他們的長槍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男孩離了窗，衝到屋中陰暗處，回來時帶着一把老式的長槍，槍太重，他只能拿到肩頭的地方。

老婦望着他，眼中有驕傲，有讚許，但是却搖搖頭，一隻手勸阻地攔在男孩臂上。

「不要，尼可，不可以啊！」

不過她仍准他拿着槍。

「立——定！」

軍官的號令有如槍彈，軍人的靴子齊聲踏在地上，槍枝則發出克令克令的金屬碰撞聲。園丁推着獨輪車，緩緩繞着屋角，車內有一把修剪樹枝用的鋒利刀子，刀刃同長槍一樣，也在陽光下閃耀。他看着這些軍人。軍官下令部下稍息，自己則由一位軍士陪同走到門口，軍士抬起槍托敲着門。老園丁唾了一口唾液，幾乎吐到那堆以有趣、滿懷希望的眼神瞧着長官的軍人身上。

門突然打開，那名拿槍的老男僕阻在入口，德國軍士把他推到一旁，軍官走了進去，把房門

踢上。

在他頭上的二樓畫廊中，老婦利男孩齊往下看。老男孩再一次想擋住兩人去路時，老婦人喝道：

「不，馬里歐！讓他們進來！」

說罷她走下樓，一隻手按在男孩肩頭，挺着背，揚着頭；即使她恐懼，也看不出來。走下最後一級樓梯，她微微點了點頭，說道：

「我是佛蘭西絲嘉·愛爾巴伯爵夫人。你想見我？」

德國軍官雙腳一併，發出「克利」的聲音，並且鞠了個躬。

「夫人，在下路威·史俾勒上尉！抱歉打擾，但我必須命令你回房去。我的手下將要搜索這幢房子。」

「你不能命令我，史俾勒上尉，沒有人敢對我下命令！」

軍官爲她那凜然的音調懾住，不禁又鞠了個躬，但臉色已繃緊。

「夫人，你已忘記你們不再是我們盟友了，現在你們是敵人。我怎麼說，你就得怎麼做！」

男孩走到老婦和軍官之間。

「不准你這樣子同我祖母說話！」他叫道。

軍士走向男孩，手已舉起，但滿面愧容的軍官却以手杖制止了他。

「他只是個小孩，別管他！」

「我才不是小孩，我已經四歲了。將來我也會同我父親一樣，成為愛爾巴伯爵，到那時候，我要把你們統統槍斃！」

老婦把男孩拉回身邊，軍官綻開笑顏。

「等著瞧吧！至少你不像你同胞，你還有勇氣。我倒是很欽佩，尤其你才那麼小的年紀，夫人……」而後他的語氣轉為嘲諷。「可否請您回房休息，並將您那位年輕貴族帶回去？我要搜這幢房子。」

老婦人鞠了躬。

「好的！不過你們只是浪費時間，史俾勒上尉，這兒除了老弱婦孺外，沒有任何人。」

於是她牽着男孩子的手，不慌不忙地返回樓上，但一等房門關上了，男孩便掙脫她，衝到窗口。

外面的士兵已得到命令自由活動，於是把槍枝倚着水池邊緣，男孩往下望時，那些晒得臉紅通通的軍人正把水潑在臉上，午后原本的寂靜，已被眾人的笑鬧驅散。一個軍人拿起一塊石頭，瞄準銅馬的頭，想擲過去，急得小男孩立刻伸手去拿那枝重得無法瞄準的槍。

不過這倒是不必。老園丁正沿着路搖搖擺擺地走來，一面喃喃自語，像似痴呆一般。男孩不解，蹙眉睜着，終於園丁的手推車因為不穩而撞到一枝槍。像玩九柱戲一樣，這些槍枝一枝跌到

一枝上，終至所有的都趴在水池下的泥水中。負責的士官長又急又惱地破口大罵，那羣軍人則面帶愧容地拾起槍枝。

男孩瞧着，眼中閃着笑意，只見老園丁已消失，軍人則仍環着水池，突然一股水流自銅馬口中噴湧而出，嘩嘩地四散落下，有如一把銀傘，淋濕了那些爭相躲避而跌作一團的人。

「記着，尼可！」老伯爵夫人走到窗邊時說：「絕不要忘了你頭一次見到『優越民族』的情景！他們殘酷、愚蠢、無知；沒有教養、沒有知識、沒有禮貌！最惡劣的是，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上帝！」

男孩臉上的笑容逐漸逝去。

「是的，我懂，奶奶，」他說着，眉頭蹙了起來。「可是我們向他們投降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是！不是向他們投降。我們的軍隊是向同盟國投降，你父親也在其中。」

「我以為愛爾巴伯爵一輩子也不會投降，奶奶。」男孩嘆着氣說道。

「除非……」老婦人一字一句地說道：「除非是上帝的旨意。墨索里尼的統治也要結束了，尼可，上帝保佑，愛爾巴家族將會再度偉大起來！」

樓下軍官已走出房門口，他的部屬也再一次列隊排好，他重回隊伍前頭，整支隊伍向後轉，在炙陽之下走出柏樹道。一陣風捲起塵沙，掩住了他們的制服、皮靴、泥濘的長槍。

老園丁倚着鋤子，目送他們離去，而後仰首望窗，咧嘴笑道。